

# 日月明功、攝理教等案例中所出現的社會學課題

2023.03.16 眼球中央電視台記者蔣銀珊專訪全文逐字稿

（如有引用請註明出處）

蔣銀珊（眼球中央電視台記者，以下簡稱銀珊）：因為之前你研究日月明功跟這次的題目有點像，那我想說可以透過日月明功的案例去分析目前攝理教教友的心裡狀態。那，先跟教授請教一下，就是訪綱有提到說，是不是可以先向觀眾介紹什麼是「高付出需求機構」？有沒有就是直接舉個例子，什麼樣的團體類似這樣的機構？

丁：好。我想把這概念源頭講一下可以嗎？社會學上有一個 Total Institution 的概念，就像精神病院啊，或者是監獄啊，就有些機構透過科層體制的管理，把這群人的生活跟日常生活完全區隔，所以睡眠、工作、休息、活動，吃喝拉撒睡全部在一個機構以內。就是現在科技的控制下，把人進行一種科層式的管理的體制，然後把人限制在這種場所裡面，那這些人就沒有家庭的生活，因為跟外界的社會隔絕。那，這裡面就有兩個階級，一個是管理者，一個是被管理者，那被管理者他會有非常負面的自我形象。那這一個概念喔，講的是說現代社會用什麼方式去改變人，監獄...好像 Foucault 那個東西，一種方式或力量。

可是呢，後來有個叫 Coser 的學者，1974 年，他認為說，我們講說這些人被強迫進去這機構，可是很多時候是人自願要這樣做的，然後就產生一種「高付出需求機構」，它對人有一個全面的要求，要求裡面的人要非常忠誠、不可分割的忠誠。然後呢，他們對人的要求無所不包，然後它通常不是外部性的強制來標籤，它傾向透過自願性的服從跟忠誠，跟主動投入的手段來形成這樣的東西。這就所謂「高付出需求機構」。那，什麼樣的例子呢？宗教團體是最明顯的，有些人為了修行，可能跟家人隔絕，到一個分離的空間裡面，去進入那個情況，做自我修煉...

銀珊：這樣的宗教團體是不是類似...不只是新興教派，不只是新興宗教，可能是所有的.....像是教會也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丁：都有可能，都有可能性，不只是新興教派。但新興教派因為它...通常用比較鮮活的手段、比較直接的訴求，而且社會上對新興教派有一種敵視的心理嘛，所以會特別認為他們是進行洗腦啊、進行心靈控制啊，就是有一個印象認為

是新興教派，事實上什麼團體都有可能。因為現代社會要求人要有自己的自主性嘛，可是呢，本來個人跟家庭是一個需求上可以滿足的，可是個人跟家庭…因為現代社會很多那種家庭破碎…又要求個人的自主性，又要求個人在社會上有好的表現，可是在個人跟家庭原來那個社會機制不在了，所以他會自行參加一些其他的團體，那這些團體擬親屬團體，然後有的時候有特定意識形態，就變成宗教團體了。

**銀珊：**所以老師的意思是說，當一個人在個人跟家庭表現的不如他預期，就有可能會加入這個教派？

**丁：**應該就是說，家庭能夠提供那種情感的功能不見了。然後他就很容易投入這樣一個提供歸屬感的一種團體。那有的時候不見得是宗教，宗教是有個意識形態去掌控這樣子。那就現代社會的一種內在有這種東西存在，又矛盾，因為我們強調個人的自主性、個人的自由，可是我們看到這種團體好像完全宰制你，所以社會上就會很大的攻擊這樣團體的存在。可是當我們有需求的時候，我們又很容易到這種團體裡面去找到一種歸屬感。可是你出事的時候，大家完全用負面的印象去看待他們。

**銀珊：**對，很矛盾。

**丁：**很矛盾。那這就是這個社會的產物嘛，因為那個個人跟家庭的那種歸屬感不見了。然後這個社會只要求你…組織對你很多的要求，可是有時候你達不到那個目的的話，那你就去哪找這種歸屬感呢？而且外界世俗性主要的價值又沒辦法滿足你，當然有些團體就刻意跟外面的組織劃清一個內外不在的界線，讓成員不為外在的環境所混淆或迷惑，然後，就產生一個好像跟主流社會規範相反的一種…我們叫「greedy institution」，就是「貪婪機構」，就看起來跟主流社會的一切都相反，主流社會要求人有自由、自主性，那你為什麼在這邊限制人的自主性、限制人的自由，把人家綁在這個地方？

**銀珊：**那為什麼這些人陷入…因為聽起來他們是有自主性的加入這個團體，那為什麼他們…我聽到比較多教友的說法是他們也沒那麼容易離開，那老師你覺得為什麼他們沒有那麼容易離開這個地方？

**丁：**這些離開以後的信徒，或者當時出事以後，他的證詞其實都不準確。他們都會說，是因為他們被洗腦、他們被控制、他們不能離開。事實上不是這樣。他們當時自願參與的啊，而且他們也得到很多的東西啊。所以第一個這樣的 testimony，這樣的證詞，是經過一個記憶扭曲的，在社會形象負面化以後，他會重新塑造他過去的自己的選擇，他會把這個團體自己也抹黑，自己出於

無奈在裡面參與的，但那個證詞本身是有抹黑的情況。那再來就是說，這種歸屬感、他們參加這種團體的歸屬感，在其他地方得不到啊。像日月明功那些信徒，出事以後、解散以後，他們那些人又一起去參加另外一個教會了，你拉我我拉你。就是說，那種現代社會裡面造成一種歸屬感、自我認同感的追尋，通常還是透過這種團體來。那他這個地方試得不成，就去試別的地方。然後如果出事了，他們就會認為當時我們是被洗腦、被強迫、被暗示。就是他的記憶會扭曲啦。

**銀珊：**為什麼他們會自己把這個狀態視為一個被洗腦的過程？是不想要面對嗎？不想要承認？

**丁：**不想要面對、不想要承認，而且他們生活還要過下去，他們不能承認說他們是被洗腦。而且，洗腦理論是一個主流的心理學，還有法律、教育學者他們創造出一個理論，說這些人都是被洗腦。當然我不能否認說，這些新興教派它都有很強的說服的方法，灌輸人去…說服的技巧。那有些教義裡面它會有產生暴力的可能性，那就要去看它的教義，有的有、有的沒有，有的說世界末日理論，世界末日要到了，當然他就覺得說他可以正當化它的暴力性的手段，因為他們追求一個更好的烏托邦。

就是它教義裡面有這種成份，然後，但是呢，大部分的團體他們只是說有很強的說服的技巧讓人家去…主流宗教也是一樣啊，主流宗教、新興宗教這都是一樣的，就是宗教團體它有個說服的方式。只是說，現在主流的心理學家創造出一個理論，說這些人都是被洗腦的，然後在法庭上他們要正當化一件事情，正當化就是說，那些家屬要把他們的親人拉出來的時候，為了一個正當的理由說「他們都是被洗腦的」，所以親人可以救他們、可以把他們拉出來。那法律上就正當化我的手段，「我不希望我親人參加，我強制把他們拉出來」，所以在法庭上就有攻防，那心理學家跟法律學者就說「他們是被洗腦的，這個是對大眾有危害性的團體」這樣。那可以正當化「我是對的，他們是錯的」。

**銀珊：**但這個是第三者，就是對於這些參加教會的人的說法。那他們自己本身為什麼會認為被洗腦？

**丁：**你知道法院上被判刑的時候，當法院聽到你說「我都是被洗腦，都被教主騙」的時候，責任就不在我啦，不管說到底出了什麼事，我就覺得說「我的心理負擔已經比較輕一點了」，他不可能說「我愛這個教主，那現在出事了，你們都說他錯」——他不會這樣講啊。除非是非常核心的核心幹部，那一般比較外圍的，他們出了事情後，當然就會說「我是被教主洗腦」，甚至還出回

憶錄懺悔說「我當時被教主騙」。這可以正當化他們自己…他們的人生要走下去的時候，他們覺得他們這樣比較有個底可以繼續走下去。所以「洗腦說」是個理論，某種程度它可以把這個團體刻劃成是對大眾有害的團體，然後可以正當化我自己，正當化外界也可以正當化我自己，然後妖魔化這個團體。但是，社會學家研究大部分來講，洗腦這個東西…如果真的洗腦為什麼畢竟參加新興宗教還是少數？就是這個講不通啦。他可以說這個團體裡面有個說服的技巧我們可以去研究它，但是到那個洗腦的層次…一定是一個願打一個願挨，這是社會上的供需嘛。

銀珊：那老師在這個期刊也有提到說，日月明功是用什麼樣的手法在吸引這個信徒加入？

丁：他們叫陳巧明叫 sunshine，像太陽一樣明亮的一個人，她個性很明亮嘛。她本來是教舞蹈的，她受傷了那她就轉型了，開始有氣功、瑜珈。教舞蹈的時候只有特定的小孩子、青少年來參加，等到她擴張了以後，老年人也來了，小孩子也來了，就變成一個無所不包的…好像有個老師教你，它慢慢就變質了。它的性質變質，從一個純粹的舞蹈技巧，變質到一個你做你的人生關懷者，然後她自己也開始想像自己是一個指導大家生活的人。那些人就把家庭都帶過來啦，就變成說她提供這些家庭很實用性的指導跟生活的原則。那它會開始慢慢的轉型，一個是除了舞蹈班以外，出現一個「默園」那個空間，默園是一個跟外界隔絕的空間。然後他們那些小孩子的課後，整個家庭去日月明功，membership，是家庭而不是個人，他整個家庭去的，去那邊做課後輔導啊、日常生活互助啊，就變成很多家庭形成一個擬親屬連帶的互助團體。然後呢，中間慢慢的她就越來越有權威嘛，就有些人去…慢慢的她不用自己出面了，有一群人會幫她，譬如說她上兒童班或青少年班，就有別人代理她上課，她就不用直接面對面的互動。所以慢慢等於建構她的克里斯瑪的過程就慢慢的出現。

銀珊：克里斯瑪？

丁：對，就是一個認為她有她的魅力，她可以直接…她比我們厲害、她是超人…。這種東西在一個組織經營的過程裡面，是必須要有的東西，它才能擴大、組織才能擴大。可是如果這種東西沒有監督的機制，或者它跟外界隔絕，或者沒有宗教的規範去規範它，就很容易出問題。那日月明功就走上這一個過程，第一個它從舞蹈變成一個功法，然後更多人來；第二個，它中間有一個小圈圈，去創造她的權威、塑造她的 charisma；然後第三個，又沒有一個宗教的規範去面對這個，就是當一個教主權威太大的時候，要有宗教規範去制衡她，或者修行方法去制衡她，它又沒有這些東西，所以它就很容易出問題。它有

一些階段，這些東西是一步一步發展過來的。

**銀珊：**這個階段可以再幫我們詳細的用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說明嗎？我想說觀眾會比較好…

**丁：**

第一步是她開始由純粹的技術性的提供舞蹈技巧，變成一個無所不包的東西、生活指導原則，那這個指導原則本來是好的，大家互相需要，然後更多人來參與了；

第二步是，她慢慢開始產生權威的時候，它的空間跟外界隔絕了，所以外面沒有一個監督，就第二部份就是它的空間，相對空間或者精神空間或物理空間，跟外界相對隔絕的這樣一個狀態出現；

第三步就是，領導者跟信徒之間直接的互動，慢慢的被裡面的組織化的過程，產生一個小集團去創造她的權威、提振她的權威，可是也讓信徒跟她的關係…我們不要說信徒啦，就是學員跟她的關係拉得比較遠，就創造出她那個權威好像很神聖。

那當然有些文化基礎啦，就是相信人修行很好、人可以變成神啊，或者人有先知啊，先知的預言，基督教也有個先知啊——就是有些宗教的基礎可能有這樣的東西，去利於這樣的東西發展。它不是憑空產生的，可是背後有些過程一步一步的把它導向一個——我們叫「克里斯瑪」——不可懷疑的權威啦，存在那邊。就出現這樣的東西。

**銀珊：**所以這一套理論叫克里斯瑪理論是嗎？

**丁：**你可以說是克里斯瑪的建構，組織裡面建構它的克里斯瑪，克里斯瑪建構的過程。可以這樣講。沒有什麼理論啦，就是說通常組織會走向這些過程，那組織擴大的時候，常常就會創造 charisma 出來。因為團體擴大你不能只靠一些規範來統治，你要創造領導者那個權威，尤其宗教團體領導者的權威就無限升高這樣，無限上綱。然後又跟外界隔絕，然後內部又沒有制衡，就會出問題。

**銀珊：**我現在在採訪那些離開攝理教的人，然後他們在回憶說那時候想離開不敢離開的時候，大部分人都會講他們是怕離開就會回到以前那種覺得人生很低潮的狀態，然後沒有辦法跟社會接軌。那老師你自己在採訪日月明功的教友

是不是也遇到一樣的問題？

丁：他們都會這樣講，因為一旦被污名化之後，他跟過去做切割嘛，而且他們既然參與裡面，他的朋友都變成教會裡面的教友啦，原來親人啊原來什麼，本來就是有問題嘛，因為他家庭就是有問題，就找不到那個東西嘛。然後教友裡面有替代家庭的各種情感連帶，已經產生那種很親密的互相協助的感覺。那一旦出事了，他就要切割、要離開，那哪裡去找這種歸屬感，或者是自我認同感？確實是不容易找到啦。那有的是另外一起離開這個教會，他們那些人可能又一起去別的教會了，這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剛說人的記憶會扭曲嘛，就是說他正當化自己說「我們當時不敢離開，是我害怕，然後裡面有壓力」，但是事實上是他自己選擇的。但是不可諱言是這種新興宗教創造一個很高的這種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傳統宗教通常…，而且新興宗教它強調它很進步，你看它的文化活動，各種文化活動：足球比賽、各種文藝活動，它強調它是一個跟上社會進步、跟上社會潮流，很年輕化，這些東西都是傳統宗教跟不上這個腳步，那新的宗教團體常常這方面很積極、很年輕化、很活潑，不會強調儀式，而強調很活潑的參與、很熱情的表達、很自然的表達，音樂啊…用各種文藝形式…

銀珊：這是新興宗教的一個大概的特性？

丁：一個很重要的特質。除非傳統宗教模仿它，想要跟上，但是傳統宗教很多包袱嘛，譬如說一個教會它很多階層啊，你很難逾越。那新興宗教看起來你說他被壓迫——他不會啊，他只有教主一個人權威很高啊，那教主也愛信徒啊，教會裡面每一個人好像都直接可以得到真理，得到、驗證到體驗，他們很強調體驗主義，他們很強調自我體會，這都開放式的啊。就是新興宗教比傳統宗教來得權威更鬆散、束縛更小，才會讓他們開心嘛，願意參加這個團體。但是一旦出了事情以後，就很難講了，那個問題就很難講了。

銀珊：那以日月明功來講，他們原本…就像我自己一直覺得像攝理教的人留在裡面一定還是有好處，就像老師剛講的，他們可能去參加一些文化活動啊或是一些增加他們凝聚力或歸屬感的活動，那，聽起來像是一個很正向的團體，就像日月明功早期他們創立的一個…早期有提供成員比較正向的回饋，那為什麼最後都…這兩個團體都會走向一個比較失控的結果？

丁：日月明功跟攝理教不太一樣喔，日月明功它的教義都還沒有發展出來，它其實沒有真正的教義，它也不是佛教也不是…，它就是瑜伽跟練身體。但是，它中間出了問題，它就是允許暴力，它總共發生了五十次的暴力，在 2008 年到 2013 年，根據那個法院的起訴書，一共發生了五十次暴力，五十次暴力

並不多，一個月一次而已，那是它暴力的管教方式被大家認可，這種暴力一旦出現，就會有問題，就是說當教主在管教底下的時候，他們覺得為了你好，她可以用暴力去打你或體罰你，甚至很多輔導老師會參加，然後就允許這樣暴力的存在，輔導老師可能也覺得說，學校輔導沒有用啊，體罰有用啊，所以很多家庭把孩子帶去參加。可是他們低估了青少年的抵抗的意志。

日月明功的問題就是，他們在管教青少年的時候，他們問「你有沒有吸毒？」，他就說「我有吸毒啊，怎樣」，那他就被拘禁起來，就打他這樣子，最後就死掉了。所以他們出發點是好的，可是他低估了青少年那種抵抗意志，他們一概用那個——「這個社會上很亂，外面道德很亂，我們要幫助這些青少年」——一概用這種想法去面對青少年，就出了問題，然後又沒有內部管控的機制，所以就出事了，就鬧出人命來，這就是日月明功嘛。

然後攝理教，現在教主有沒有那件事情是羅生門啦，你沒有說拿出一個證據貼定他就是性侵或者是暴力怎麼樣，幾乎是羅生門。而且韓國的基督教，我想整個司法動員去講這個教主有問題嘛，那教主有沒有問題？教主一定是頭二十年可能…中間會不會有問題我不知道啦，但是他是人嘛，中間可能會有問題。

但是你出了事之後，教會內部第一個，他們的攝理教在各國的傳教是幾乎獨立，因為他們很早就出事了，十年前就出事了，他關了十年才出來，那時他們就整個調整了，就各國財務自理、宣教自理，各方面，所以各國就是半獨立狀態，各國的教會。所以他們沒有總會那個組織很健全、營運得很好。

然後出了事之後，內部一定會分成兩派，一派是說我們要跟外界多溝通，一派就說外界既然完全不信任我們，我們就更保守、更封閉。那就看它怎麼發展，有時候開明派都走光了，裡面就剩那個保守派，就更不好了，就更引向自我毀滅，或者是暴力…暴力很多層次，暴力可能是自殺，也可能是對自己的小孩、對自己的信徒，也可能是攻擊批評者，也可能攻擊社會，各種情況都可能出現。

但是他們的教義、攝理教本身的教義並沒有導向暴力的那個元素在裡面，現在只是因為教主個人的私德事件可能造成他這個…因為他是個先知，他過去講的話，整個教團的訊息是建立在教主跟上帝溝通得到的訊息，如果這個基礎垮掉的話，那教會怎麼辦？那今天走到這個地步。

但是，常常教主出事那個部份，是個羅生門，講不清楚，日月明功也是，它怎麼讓小孩子死掉，這一部分誰有責任？教主介入多深、家長介入多深，這

塊講不清楚，你到法院上辯論，也是講不清楚，沒有辦法一個證據翻出來，一翻兩瞪眼，找不到這種證據，所以永遠有各種可能，小孩子是餓死的呢？還是被打死的呢？還是怎麼樣死的呢？是吸毒死的呢？是真的有吸毒？其實是羅生門，雖然你有各種證據。即使在法院上我們也看到，兩邊的專家都在競爭、都會辯論，除非有非常非常明確的證據，要不然信徒就認為那就是羅生門嘛，那就是社會對你的污名化跟迫害。

**銀珊：**因為我們也沒辦法掌握韓國那個教主到底有沒有做這件事情。那，回到台灣，在台灣還是有十八個這樣以攝理教為教義的教會，在台灣有一定的攝理教人口，那就算他們教主從神壇算是跌落下來，那老師會怎麼看這件事情後續的發展？就是在台灣他們有一定信仰的基數，我自己就會想像說，因為現在教會這一方就不會主動想要跟外界溝通，那這樣的人會不會變成潛在的犯罪的…可能有潛在犯罪的疑慮？就可能他們跟社會的連結，或是資訊落差很大？

**丁：**就是說會不會導引出暴力因素啦。就是教主或者是組織對外活動的失敗，會不會造成隔絕跟敵視外界？而且因為他們自己相信他們是救世主嘛，他們是 **be chosen** 的，他們是被揀選的。原來他們被揀選是要拯救全世界的，可是假設全世界都在跟我們作對的時候，被揀選的人就只有我們這些信徒，其他人就是被上帝淘汰的，那就正當化我的暴力了。所以這個外界的敵視的確會造成…尤其，如果裡面是保守派當道的話，那個奧姆真理教是這樣子啊。一步一步的，一開始也沒有這些，一開始完全…佛教，當然是頂多相信人跟超自然的連結，有一個愛力，怎麼會導引到最後是暴力呢？而且那麼大破壞性的暴力？那就是……

第一步，它的焦點、注意力，一方面由此世轉移到彼世，因為他追求此世的圓滿，可是此世一直是負面的東西，它的教義會轉變，變成我們關心的是來世、未來、救贖，那就對立啦，那我就跟這個世界的關係就比較僵化了。

第二步，再來不斷的對立之下，造成外面跟裡面的隔絕，那保守派又強化了這個隔絕，最後就很容易導向各種刺激、暴力的因素存在。因為整個社會跟你作對的時候，你就會正當化你自己的信仰。

第三步，而且，當本來是要拯救全世界的訴求，在外界對立下，變成了只能拯救內部的一小群人。這就演變成了你可以去用不正當的手段去把外界…等於是清掉髒東西嘛，外界都髒的。那我用各種方式去清掉那些、用殘忍的手段去清掉那些髒的東西，變成合理化，進行暴力的可能性。

第四個元素，是教義中的世界末日的元素，成為暴力行動背後的意識形態的基礎。因為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嘛。所以教義下有些元素，就是世界末日這個教義，就有可能會導向暴力。

簡單的說，是教義基礎裡的某些元素，加上環境的刺激，導致暴力的正當化。當有教義的基礎，又出於事情的急迫，我就可以正當化一切手段。當很急迫，而且相信教主是一個絕對的權威，完全不能否定的權威，這之後教主的權威就變成有致命性的，這也會導致一個暴力。至於環境因素，包括其他教對你的迫害，包括國家司法對你的迫害，包括其他離開這裡的信徒的家人對你的壓迫等等，你反而會…一方面自己的優越感越來越高，一方面是跟外來越來越隔絕。於是一步一步導向了暴力發展的不歸路。

**銀珊：**這個在社會學有什麼樣的理論可以談這樣的狀況？

**丁：**這就是有很多個案去探討宗教跟暴力的關係，那就要提出很多因素去解釋，包括外國那些自殺團體，包括奧姆真理教，就是探討哪些因素會導致暴力的發生。

那這暴力有可能是自殺、自己殺自己；

有可能是家人對小孩子…信徒的父母親對小孩子強迫管制，就像日月明功這樣子；

那也可能是去攻擊批評我的人，哪一個律師告我就殺了他家人，就是奧姆真理教這樣子，最後就攻擊整個社會。

那有一連串的連鎖性反應，就很多個案，新宗教裡面很多個案去探討宗教跟暴力的關係。那這種宗教跟暴力的關係，從來不是本質上是有暴力的，而是各種因素去引導出來的。

**銀珊：**對，我現在就有點擔心現在有這樣的因素存在。

**丁：**對。當然，新興宗教團體或任何團體演變成具有攻擊性，這當然是社會的不幸。但是，平衡性一點來看，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你說誰才是暴力的受害者？反而是這些邊緣的宗教團體、這些新興宗教，他們才是暴力最大的受害者。因為他們是非主流、不受歡迎，一直被外界說要消滅，長期來講他們才是那個語言暴力、媒體暴力的受害者。

那有時候激發出來就產生他們用暴力的手段面對這個社會。但很難說本質上他們…當然意識形態是一個因素啦，就是說他們有些意識形態裡面某些因素像世界末日觀念，或者是說…相信一些…慈悲性的殘忍，就是「我雖然很殘忍，可是我為了慈悲而做的」，這種教義上正當化這個東西也很危險。

有些在教義上是有這些暴力因素，可是這個因素，往往又都是外在環境對立下所慢慢誘發出來的，慢慢經過轉變才變成這樣。然後，當信仰型態上相信這個 leader 是 super power，很強很強，這個新興宗教就比傳統宗教來得更容易導向於暴力。因為新興宗教跟末世論結合以後，教主就是拯救全人類救贖的，他當然是很高、很崇高的。傳統宗教通常不會這樣認定啦，因為傳統宗教教主是耶穌啊、佛陀啊，都已經是死掉的人嘛。那新興宗教是當下、當世他就出現，救贖者，所以對那個教主的權威無限上綱，這個是一個危險因素。

**銀珊：**老師可以幫我們一樣用列點的方式說怎樣的新興宗教可能從受害者會變成加害者嗎？就像剛講的，可能會跟暴力有連結？

**丁：**若專就克里斯瑪建構的過程來說。它與暴力的聯結有這幾個階段。

一、相信教主權威的完全正確性與無上至高性。新興宗教這個暴力通常是教主所引導的，那相信教主跟超自然的權力的連結完全獲得信徒的服從，這是第一點。相信教主的權威，他跟一般人不一樣，這個對他的相信，而且以及對教主完全的服從，這個教義上就有這東西，這是第一點危險，就是克里斯瑪權威的致命性。

二、任何不正當的手段都可以被正當化。一旦相信這絕對的權力，要用各種手段去維護這個權力，就會產生第二點，甚至改變教義、改變傳統教義，正當化你的暴力，那教主的自我理解，教主不斷強化這樣的自我理解，就會更強化這樣的東西。

三、團體失敗讓團體產生與外界的自我隔絕性。第三點就是說，教主或者組織，一系列對外活動的失敗，造成他與環境的隔絕，然後又加上他自己相信自己是至高的天命，整個教團是被揀選的。這就會造成這個隔絕性，而且越隔絕，在內部就越具有一種真理與暴力間的共鳴性，就有可能發展並刺激出暴力性的實踐。

**銀珊：**這隔絕是內部教會的成員跟外界的隔絕嗎？

丁：對，還有教主跟外界的隔絕，以教主領導帶領的，讓信徒跟外界的隔絕，教主相信自己是救世主。那再來還有

第四點是，他的關注由此世到彼世，他本來是關注此世大家的幸福，可是此世改變不了的時候，他就關注彼世的救贖，那此世就毀滅嘛，重點是我們彼世的救贖。這個就是教義的轉變啦。

第五點就是，我本來是要救一群人的，最後，我變成說救不了這些人，這些人都跟我作對，只有我們這些人是選民，我們就可以做出各種事情。整體來講就是說，整個組織趨向於內向，然後教義有點蛛絲馬跡可以去改變、去正當化暴力，那就會出問題。

銀珊：那，下一個問題就是，日月明功是大部分成員就是有使用暴力嘛，那想要問老師怎麼用社會學去解釋這樣的現象：就是明明可能知道這件事情不太好，那為什麼還要去執行？

丁：其實日月明功沒有很暴力啦，它只是說允許用體罰的方式管教小孩，甚至大人也可以，而且他是在公開的場合用體罰，不是私底下這樣打，是說大家一起出來，這個小孩今天犯了錯，大家一起討論我們要怎麼樣幫助他。那如果這小孩一直不認錯，那個陳巧明就會打他，「我們都這樣幫你」這樣，是陳巧明出手去代表大家打他。其他人，有的時候就是…不能說跟上，就是說，其他人很少打，主要是陳巧明在打小孩，管教，也是關心。

內部認為，體罰不是偏差，只是偏離，就是說，我們通常覺得說暴力是偏差嘛，可是內部認為，他們只是偏離，只是說在許可的範圍內我出於愛，對你使用範圍內許可的暴力，還不到偏差，從外面的人看是偏差，從裡面看是偏離，就是說「我們稍微極端一點」這樣子，比較快達到效果。

陳巧明他們這團體不是一個很暴力的團體，不是像奧姆真理教演變到後面成為暴力的手段去反社會，陳巧明他們是沒有到這個地步。就是說他們低估了青少年的反抗意志，青少年就跟你槓上了嘛，那他們要管你，青少年根本就不妥協，一個平常很乖的小孩子，要離開日月明功之前，他心理有種反抗性，然後他們不了解、低估了，就覺得說這小孩子變壞了嗎？這小孩吸毒了嗎？那個焦慮，而且他媽媽又單親媽媽嘛，那整個焦慮渲染到整個團體裡面。當然他們整個社會的焦慮啊，整個社會平常就是很焦慮小孩子下一代怎麼樣怎麼樣，「那現在我們大家到日月明功裡面來，平常大家帶好了，那到大學你又要開始變壞了嗎？」，可是不曉得小孩子只是想抵抗。然後體罰，體罰後又處置不當。本來那個家長會介入在中間，所以家長做個轉折點嘛，體罰過

頭了家長還保護他的小孩，雖然這個家長心裡更急迫，所以就那個管通的機制也沒有了，所以就擦槍走火、出軌了。

銀珊：那為什麼參加日月明功的人都是高學歷？這跟攝理教有一定的…相同？

丁：一般這些新興教派喔，都是高學歷。那為什麼呢？因為，現在的社會中，精英過度重視他智能的發展，忽略了情感跟道德層面的整合性，然後他在選擇、他碰到問題了

這些新興宗教的信徒的皈依過程和其他宗教很不一樣。會進入新興宗教團體的信徒，基本上，在進入之前，他們都是屬於不信教的一群，來民間信仰的活動都很少。

這跟其他的信佛教或信一貫道很不一樣，我皈依一貫道的，很可能在皈依之前，是拜民間信仰的或是信佛教，我才到一貫道去。信佛教的，通常在進入佛教之前，也多還維持民間信仰的活動。

但會皈依進入新興宗教的人，背景就相當不同，他們可能出生在民間信仰的家庭，但是卻又早已與傳統信仰高度脫離，是自認為不信教的一群人。這些選擇新興宗教來參與與體驗的人，往往他已經脫離宗教很久了，他自己都覺得自己是無神論者、不信神。

現在，當她碰到人生問題的時候，或是說想要開始尋找人生意義的時候。在她找答案的時候，他選…你說叫我去信民間信仰嗎？他會覺得太…不理智。

新興宗教有它的教義，他會覺得這個教義針對他可以回答他的問題。你說為什麼不選佛教呢？佛教有點死氣沉沉的、老氣，而且佛教是苦，講人生就是苦嘛。新興宗教是很積極的人生，不只是苦的問題，很多積極面。

就是說，當他去選宗教的時候，高級知識份子要選的時候，相對來講，油可能的選項來講，新興宗教這個 **alternative** 被選中的機率還不小。所以我們誤以為為什麼信的都是高級知識份子？這並不是說新興宗教裡面高級知識份子比較多，而是說高級知識份子要信教的時候，相對來講，選到興宗教的比例還高於傳統宗教和佛教，應該是這樣子說才對啦。

那媒體就會說，這些都高級知識份子，還會那麼迷信這些東西嗎？就是我們社會會把他們去信新興宗教當作迷思、被洗腦、被什麼的，外面的人會這樣看，可是當事人事實上是當高級知識分子要選擇宗教的時候，高級知識分子

去選，不會去選民間信仰，有時候也不會選佛教或道教，而是選新興宗教，因為新興宗教直接針對當代適應當代社會的問題，直接提出一些答案嘛。而且你說佛教好像只有出家才能得到解脫，那新興宗教也沒有出家這種東西啊，它教義上更直接，而且更有某種邏輯性，你看它裡面都是有相當教義的邏輯性，去引導你，不然它怎麼吸收到信徒。

**銀珊：**對我就是在想說，像這些高學歷的人怎麼會想要信攝理教？那一定是他們有一套比較好的解釋聖經的方式。

**丁：**對，攝理教裡面有三十節課，就是三十論，他們一節一節去上，上完三十論。那法輪功也是啊，法輪功有九天課程，一天一天，依序並進，上完這個了解宇宙的道理，就是說它有一套道理在裡面。所以喜歡用腦袋的這些讀書人，喜歡講道理什麼，看到新興宗教講道理給你聽啊，你就進去啦，教主又那麼關愛信徒。那我們都以為這些高級知識份子腦筋壞了嗎？不是，其實他們就腦筋比較好，才會信到這種東西。但是不是說，這些教派都是高級知識份子信啦，那是高級知識份子要選的時候，比較容易到這個教派，那教派有很多社會階層，各方面都有。

**銀珊：**我自己是聽到他們說，會想要找內部的牧師說為什麼要找高級知識分子是因為他們未來可能做的職業薪水會比較好，然後回來貢獻的錢會比較多，所以從那個時候就開始吸收他們，就是從他們還是在比較好的學校的時候就開始吸收他們。

**丁：**這種講法其實對每一個團體都講得通啊，慈濟功德會也是這樣子啊，慈濟功德會那個幕後委員在召集新會員的時候，去辦家訪，他們都會談這個家庭背景怎麼樣，這個媽媽有沒有可能出來做志工，他是不是時間比較多，那金錢上是不是比較多。他們吸收新信徒的時候，當然都會考慮這個信徒將來對教會有沒有幫助。所有的團體都一樣，就是招募的過程都會考慮到這些點，只是說，因為新興宗教人數還是少嘛，他們會特別重視這種標竿人物啦，譬如說江淑娜啊，譬如說什麼人啊，這些明星啦、這些社會上很有地位的人、這些在政府做大官的人，是他們的標竿人物，把這些人拉進來，對於它的社會形象就很好嘛，就是說「你看這些人都信了」，所以他們擴散效應很大，這些新興宗教團體為了公關，會特別重視這些人。那傳統宗教不需要啊，因為它本來形象就很好，就是正派團體了，不需要做這種形象經營嘛，那新興宗教來講，它剛崛起，它怎麼樣證明它已經躋入社會主流呢？就用這些標竿人物去證明它已經在社會主流上站穩腳跟了。

**銀珊：**那是不是因為高學歷份子的人比較…一旦信仰這個宗教之後，比較不會有

質疑的情況？因為他們可能不會質疑自己？

丁：有兩個元素，一個是在家主義，一個是經驗主義。

在家主義就是說，他不需要透過出家、不需要什麼，所以對高學歷知識分子來講，我只要了解教義，我在裡面就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我也不需要像到僧團裡面，出家人一定是在我的前面嘛，這個在家主義賦予高學歷自我的主體性一個很高的自我肯定，很容易得到自我肯定。

第二個就是經驗主義，高學歷的人很相信邏輯、相信自己體驗，那你怎麼講他都相信自己啊，這個新興教派創造出一種經驗主義，會給高學歷的人更 **confirm** 自己做對了決策，不管外界講什麼，他對自己的判斷更有信心，因為他透過自己經驗得到的，他以前學校學了一大堆科學啊什麼，他現在經過層層考驗，有些東西他沒有真正經驗過，來到這個教團裡面，教主講的東西、打坐的方法、打坐得到的感受，他實際得到的體驗，他會覺得這是很科學的。他一定會說這很科學，他把西方的科學重新用一種經驗主義的方式去理解。那他確定自己有體會到、經驗到了，所以你跟他講什麼都沒用。打坐有神秘體驗啊。

銀珊：任何的一個教的打坐都神秘體驗嗎？

丁：不見得，新興宗教更快。

銀珊：為什麼？

丁：它有方法啊。它會結合很多各種方法。因為它直接訴諸於直接的體驗嘛。你說青海無上師她去印度學瑜伽的東西，結合傳統佛教的東西。妙天也是啊，妙天是把道教的一些方法結合到佛教裡面，它很快讓你得到一種體驗，那傳統宗教這方面比較保守，因為它不是追求體驗為主，它追求你的智慧跟禪定，各方面的平衡，那它經過幾千年了嘛，它覺得這種體驗是有點危險的。可是新興宗教就不是啊，它就直接訴諸你的體驗，而且它很靈活的結合各種方法，去誘導你的體驗。所以他們通常比較快，得到一種神秘主義的感受，而且他們教你一些咒語啊，教你一些…就他們有一些運用，把它轉化成一個日常生活裡面的可以運用去幫助你的一些很實用的方法，那這個東西它都比傳統宗教來得更…靈活、更直接。有點複雜？

銀珊：是不是，因為我自己在回憶我之前有去過教會或者是…，那是正常的教會，那我自己也有被這時候他們一起禱告的氣氛嚇到，就是有一種奇怪的能

量在那個場合，然後我就在想說，如果一般人確實有這樣的機會經驗到這件事情，是不是就真的會相信有上帝的存在？

丁：對，像靈恩這種東西，本來被主流教會是不許可的，可是…

銀珊：請老師說明一下靈恩？

丁：靈恩，就 pentacostal 那種，就是口說異語啊，有神秘體驗啊，身體在顫抖啊。本來主流教會是不許可的，可是慢慢的現在也接受了。就是這些靈恩教派。可是主流教會還是認為這是異端邪說嘛。因為聖經上雖然說有靈恩與口說方言，也是一個得救恩的證據，但並沒有教你刻意去操練靈恩啊！

廣義來說，這個聖靈充滿啊，這種東西是各類宗教都有的一個麻煩與爭議的東西。執事者要怎麼面對可是一個大難題。這些新興教派基本上都擁抱它。現在如一些新興基督教派也好，或者一些傳統民間信仰衍生出來的所謂「會靈山」，就是追求靈動啊說靈語那些，這些新興教派往往許可你去追尋這樣的體驗，情緒得到一種釋放。那當然也會被誤導。

銀珊：是被誤導說這真的可能是信仰帶來的力量嗎？

丁：對，有時候被誤導是教主帶給你的力量。教主跟你說你可能是過去的業障啊，要清啊怎麼樣，你就會相信，就很難判斷，就出很多問題了。

基督教的靈恩運動，那個英文叫做 charismatic movement，它也跟 charisma 一樣，不過那個 charisma 不是指那個領導者，是指他們相信這個神的充滿這樣。charismatic movement。也有稱 Pentecostal，五旬節教派，因為聖經上的說方言事件是發生在五旬節這一天。那天，突然各地來的使徒們在耶路撒冷開始說一些奇怪的方言，講的人他們自己不懂，但懂這些外地方言的人都聽得懂。像那個靈糧堂你知道嗎？它就是算靈恩派，他們的成長極為快速，其實當代基督教成長最快速的就是靈恩派跟福音派，福音派就是再次強調聖經完全是神的訊息，絕非自由派那樣認為聖經只是象徵的表達。福音派相信世界末日到了要趕快傳訊息。那個攝理教有點像福音派這樣子，那靈恩派是相信這種靈驗可以治療的這東西。真耶穌教會也是靈恩派。

銀珊：那長老教會呢？

丁：長老教會就更早了。到現在變成是歷史悠久的教派了。是屬於喀爾文預選說教義底下的主要教派之一。

**銀珊：**我有聽他們攝理教的人講說，他們會用方言禱告，就是老師你剛講的那種？

**丁：**那我就不太清楚，那可能是摻到靈恩的東西。就像靈恩可以治病啊，唸了聖經禱告就開始有些靈動，可以治病，相信那個靈力是上帝給你的，可以靈療治病，那可能有摻到那種東西。我是看文獻沒看到，不曉得，那可能有。如果福音派加上靈恩派，那的確在宗教傳播上，它掌握了不少有利的媒介。

（訪問稿全文完）